

家人披露三毛自杀原因

“一切都只在她的内心，所以没人能救她”

今年1月4日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辞世20周年纪念日。近日，由台北《印刻杂志》前副主编陈文芬与内地著名传记作家师永刚联手撰写、三毛家人授权出版的传记《三毛：1943~1991》，由作家出版社推出。书中独家披露了三毛自杀的真实原因、三毛在荷西去世后的短暂情史、与王洛宾恋情事件真相、师从白先勇等诸事新解。谈到三毛的自杀，三毛大姐陈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，“一切都只在她的内心，所以没人能救她。”

小时候住在南京鼓楼头条巷

在台湾，三毛的姐弟、晚辈为数众多。但在三毛的父母相继过世后，曾与三毛一同度过幼时在大陆的童年生涯，并且一路看着三毛从叛逆到流浪，到悲伤、潇洒，甚至最后走上自杀之路的人，就只剩下了三毛的大姐陈田心。她从教三毛识字、看书开始，始终与三毛相知相惜，也最能理解三毛的特质与人格。

陈田心告诉记者，她比三毛大3岁，出生于上海，三毛则生于重庆，只有小弟陈杰是到台湾后出生的。三毛的父亲与伯父在重庆当律师，抗日战争

结束后回到南京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“在南京，我们家住在鼓楼头条巷附近，那时候，我读小学，三毛在读幼儿园。南京的夏天非常热，我和三毛常会躲到教会的游泳池边一起吃马头牌的冰棒。冬天下雪的时候，我俩曾把雪放进铁罐子埋在山洞里，想夏天再拿出来吃，但到了夏天打开一看，雪都化成水了，铁罐子也锈了。”

曾学画 兔子画得很生动

1948年，三毛全家从南京搬到了台湾。在大姐陈田心的记忆中，三毛上小学时就叛逆，一般的学生受体罚都不敢反抗，唯独她就是不接受，“她的思想比我们复杂，家里只有三毛一个人敢打破传统。她的自尊心也很强，说不愿去上学就真不去。”而且，三毛对一切循规蹈矩的事都觉得很累，一个人在家里看了很多的书，父母拿她没办法，最后只好妥协。

三毛不上学后，先跟邵幼轩学画，她学画的天分非常高，随手画花、兔子都很生动，后跟顾福生学画。陈田心曾感叹说，“如果三毛坚持作画，应该是不错的画家。”在陈田心的印象中，妹妹以前没想过要当作家，写文章纯属无意之举。“当然，



三毛

她从小作文就很好，遣词造句的能力极强，更重要的是有思想，她的感情流露在笔尖，从文章到家信，都相当自然、不造作。”

传记中的百余幅珍藏图片——三毛在重庆、台北、马德里、撒哈拉、中南美、成都的照

片，包括三毛的国画画作都是首次公开。另外，三毛生前最后的成都之行中留下的黑白照片，也首次披露。

荷西离她而去 打击太大

由于个性独特，三毛很受异性欣赏。陈田心说，三毛在大学时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家里人也都认识，不过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三毛当时主要的感情对象应该是那个德国人，年纪比较大，稳重、博学，很有西洋学者的气质，后来因为心脏病去世，三毛很难过，一度想要自杀。她的一生中总有些没办法得到的东西，一直存在着遗憾，所以她有时会有些退缩。“两人感情很好，可是没有订婚，三毛不想被我们搞得像小丑一样。”后来遇到荷西以后，三毛再一次坠入爱河。

“其实，三毛第一次刚遇到荷西的时候，没想太多，也没想到共度一生；但再遇见荷西的时候，她已经历尽沧桑，或许觉得单纯也是一种美丽，因此决定结婚了才告诉家人。所以，荷

西走了后，她就无法承受了。如果当时不是我父母在，她一定‘走’了，她性格太刚烈，绝对不会按世俗眼光走她的人生。”

一心想自杀 没人能救她

三毛曾对姐姐田心说，“我活一世比你活十世还多。”三毛常说姐姐不够勇敢，不敢真实地面对自己，总是活在别人期望的角色里。三毛说她不是，“我要做我自己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”

说到三毛的自杀，陈田心说家人都知道可能有这一天，但不知道是何时。“她其实是个相当注重整齐、漂亮的人，从不愿意以穿睡衣的形象示人，连在家被人看见穿睡衣的时候都不多，怎么会穿着睡衣离世？”

陈田心认为，三毛对死亡有种好奇心，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，她以前还想过死的时候要摆花。“真要走，不该先打扮、化妆，完成几个心愿吗？她都没有。”所以，很长时间家人不相信三毛是自己要走的。陈田心说，“现在想想，可能三毛觉得就这样离开也很好，更放松，所以就不愿回头。一切都只在她的内心，一心想自杀，所以没人能救她。”

(据《生活报》)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炳文 著

六

淇河是一条京畿之河。殷商时期，武乙、文丁、帝乙、帝辛四代帝王建都在淇河岸边的朝歌，历时一百多年。封康叔建立卫国，定都于此403年。战国时期，七雄之一的赵国迁都于淇河岸上的牟山脚下，是全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。

女娲抟土造人，一个个泥人在她手中有了灵魂；月下老用红绳一对对系好，投向人间。后人为纪念女娲娘娘，在淇河岸上修筑娘娘庙供奉她。到了殷商时，商纣王到女娲庙进香，看到娘娘的真身容貌，说了些非分之言，惹怒了女娲，派狐狸仙借妲己之体毁了他的江山，这段传说被用到《封神演义》后家喻户晓。

到了元朝，一向弯弓射大雕、骑马走四方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们，从奴隶制社会一步跨越到封建帝国，统治一个庞大的、文化底蕴丰厚的多民族国家，仍然采用打江山时的杀、压等野蛮行为，其结果是硝烟四起，战事不断。到了元顺帝时期，宫内争权夺利，宫外朱元璋率兵北伐，元顺帝兵败北逃，

“城郭崩毁，宫室倾覆，寺观灰烬，庙塔丘墟。”娘娘庙也逃脱不了灭顶之灾，一座宏伟庄严的大庙宇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废墟，庙中僧人远走天涯，善男善女望天哭泣。

乳名重八的朱元璋，年少时家乡大旱，又遇蝗灾、瘟疫，父母、长兄先后死去，穷困潦倒的他走进皇觉寺。他在寺院里受尽虐待，又手捧钵盂化缘，求遍江南的名佛高僧，并没有得到佛祖的恩赐。后来得了天下，为赢得民心，朱元璋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，江山是诸路神仙鼎力相助的结果，大兴土木建庙宇、祭天神，为女娲庙拨来专项修缮银两，在原址上建起了大殿，为女娲重塑金身，香火昼夜不熄。

满清统一中原后，吸取了元朝的失败教训，重用汉人，尊重民族文化，每年给女娲庙拨修缮费用。以槐树庄、南桃园、北桃园、崔庄、姜庄等八庄为会首，成立了女娲娘娘大会首，统筹安排庙宇修缮、管理接待、治安保护等事宜。

庙宇内到底敬奉了多少神位，谁也说不清。女娲是主神，百仙诸神都来朝拜，就连菩萨每年都来上第一炷香。不信？槐树庄自古以来没人能抢到过头炷香。陈家有人不服这个劲儿，连续几年都是一大早去上香，说也奇怪，每次都是早到早有香，晚到晚有香。这一年的除夕夜里，他放完鞭炮就提着一篮香箔向女娲庙跑去。刚要抬脚进庙门，忽见一道亮光从东南菩萨上空而来，与他擦身而过。他走到殿前，看见一位光彩耀眼的女菩萨正在跪拜，一眨眼就不见了，只有一炷高香烟雾袅袅。

他提着香箔，一位神仙上一炷香，挨门逐户地烧，篮里的香箔烧完了，神位还没敬完。庙宇里多少神位他也没数完，扫兴而归。家人问他抢到炷香没有，他刚要张嘴，忽然一头栽下，不省人事。家里人以为他死了，准备让他入土为安，没想到三天后，他出了一身汗醒了。他说，那夜他回到家时，两个牛

头马面模样的判官等着他，不由分说，套住他的脖子就走。到了老槐树下，一个老人从树上走下来，拦住去路，问是何原因。判官说，菩萨到阎王殿告他，说他不守规矩，与神佛争先，阎王要拿他去问罪。老人说：“他本来是一片好意，不知者不为过，我去找菩萨通融通融。”老人又回到树上拿下来一块饼、一把麸子，塞到他手里说：“路上要是遇见野狗，把饼扔给它；过蚂蚁山时，你把麸子撒在脚下，可免你灾难。”听了老人的一番话，判官没那么凶了。到了阎王殿，阎王说：“回去吧，本该下你进地狱、下油锅，槐爷拉着菩萨来给你说情，免你不死，再磨蹭就回不去了！”他吓得一路狂奔，衣服都湿透了，一进村就听到家里的哭声，白纸已经糊住了门。

为报答老槐爷的救命之恩，他在老槐树下立了一块报恩碑，到破四旧时才被推倒，麦麸、打狗饼消灭，延续成了当地的风俗：人死后入棺材时，一手抓麸，一手握打狗饼。

有了女娲庙，这里的庙会也热闹起来，每年从大年三十上午一直热闹到正月初，山南海北、方圆几百里的香客都要来朝拜，烧香、上供的排成长龙，鞭炮震天，烟雾腾腾；庙前唱戏的、说书的、舞狮子、踩高跷、跑马射箭的欢呼声响成一片。周围几个村庄互相攀比，不比谁家地里打多少粮食，也不比谁家房子盖得好，就比谁在女娲庙前社火的排场大，你玩狮子钻火圈，我就玩火龙闹三江，你来豫剧名旦唱三天，我就请来坠子说书的唱刘墉下江南，一说就是一个星期。如果哪个村在这场比赛中获胜，这个村的人会整整骄傲一年，败北的村庄则会整整郁闷上一年。庙会期间，各种曲曲儿的、玩耍耍的一台接一台；道口的烧鸡、刘记的猪肉、桥街的火烧、王桥的豆腐、唐庄的糕糕……小吃摊儿一个挨着一个，再抠门的老太太也会掏出一层又一层的毛票，给跟来的侄男侄女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，再给没来的孙

子女们捎点回去。每年正月庙会一过，鞭炮碎屑都有半尺厚。

“老拧劲”祖祖辈辈种着几亩沙土地，春种秋收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一年时光，半年糠菜。遇到旱涝不收的年月，更是度日如年。子孙能养活成人，娶妻生子，让他家香火不断就算烧高香了，哪敢敢想供秀才、考举人。“老拧劲”一辈子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不懂得秦皇汉武，套用一句陶渊明先生的话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他好看戏，好听说书，却不识戏，一辈子就记住一个戏名《刀劈杨凡》。看几天戏，只知道花脸、红脸打得难分难解，被一个白胡子人拉开了。不管是包家戏、杨家戏，问他戏名，统统是《刀劈杨凡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号召人民学习科学，从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。女娲庙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，拆庙揭瓦、推倒神像是违法行为，制止烧香迷信则是革命行动。女娲娘娘的神通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，尤其是一些老年妇女，白天不去烧香，她们就晚上去烧。对此，“老拧劲”也采取过一些措施：罚工分，扣口粮，办学习班，仍是屡禁不止，女娲神位前的香炉里香灰仍然不断。

他有三个儿子，大儿韩金贵，二儿韩银贵，三儿韩铜贵。大儿跟他一模一样，嘴里出来没好话；二儿子跟个弥勒佛一样，心眼没那么坏；三儿好像少了个心眼，知道吃，知道睡，就是不知道人情世故。

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“老拧劲”当上干部，全家人的地位也都提高了。大儿子金贵早早娶了媳妇，婆婆也端起架子，要媳妇早上问安、晚上端洗脚水，动不动就呵斥几句。小两口要是感情好，回到屋里恩恩爱爱，得以补偿也算，金贵觉得自己是干部的儿子，有多高贵似的，话出口就跟碾头一样，碾得人半天喘不过来气。郑州国营棉纺厂正在招收女工，媳妇跑到郑州当上了工人，一纸离婚协议送到了家，金贵也成了“单身贵族”。

转眼又到了春节后的一个大节日——元宵节，大地复苏，神灵归位。

这一天，清早家家都要从灶台下铲一些灶灰，撒到村外的十字路口，送走家中的晦气和穷神。

这一天，家家照例烧香上供，祈求上天各路神仙保佑一年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家人平安。过罢这一天，在外做工、出门做生意的人，才离乡背井；这一天，在家不常出门的老人、媳妇、闺女，都要出外走走，赶赶庙会，听听戏，让春风刮去身上的疾病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历代文人笔下，常把这一天作为男女爱情的碰撞日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丽。吃过早饭，韩世诚的母亲收拾好了香箔、元宝和供品，对儿媳说：“今天没客，咱娘俩一块去给女娲娘娘上香。”婆媳俩挎着篮子来到了女娲庙，婆婆虔诚地向女娲娘娘拜了又拜，祈求娘娘在新的一年里给儿媳和陈保省媳妇都送个漂亮、聪明伶俐的宝宝。媳妇跟着婆婆拜，还没启唇，脸先红了。

婆媳俩出了庙门，迎面走来了陈婆家媳，俩老太太拉着手有说不完的知心话，两个媳妇也在旁窃窃私语。陈保省的母亲说，听说莺莺坟上的塔被推翻拉走了，坟也平了，咱去看看，以后想看也看不到了。

莺莺坟就在槐树庄东北角的邻庄——崔庄的东地。夏天莺莺坟上的绒花开得正艳时，站在槐树庄村头就能闻到阵阵香气。

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